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情指中心副主任陈钟鸣 反家暴防护网背后的“织网人”



本报记者 王梓 通讯员 傅宏波 蔡尤嘉

她的战场没有硝烟,却暗流涌动,与海量的信息数据打交道,在方寸间运筹帷幄;从警以来,她曾在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情报信息中心、翠苑派出所、情报指挥中心等部门工作;她的标签很多,信息“管家婆”、工科“学霸”、“女神枪手”……她,就是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陈钟鸣。

从2020年起,陈钟鸣的从警生涯又有了特殊一笔——反家暴战线的“隐形守护者”。

探索反家暴联动智治

2009年,陈钟鸣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安全防范工程专业。用她的话讲,本想做“身手了得的女警”,却在不觉间成长为信息岗位上的“管家

婆”。聚合、颗粒度、底层逻辑……诸多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在陈钟鸣这里却是信手拈来。自2013年进入指挥中心工作以来,她在勤务机制改革和人力情报收集等方面成绩斐然,先后参与研发西湖区110社会联动平台及“你是我的眼”线索收集平台。

近年来,家暴类警情呈持续上升趋势。“我是女性,特别能理解女同胞在遭遇家暴时的无助与迷惘,所以我更希望通过发挥自己的专长让这样的情况得到好转。”从2020年开始,作为分局妇联执委之一,陈钟鸣立足于已有的110社会联动平台,开始着手对反家暴联动智治领域进行探索。

做梦都与各种案件有关

陈钟鸣一头扎进了数据的海洋,将家暴类警情单独剥离出来,“通过汇聚妇联、法院、110等多方数据,我们会生成低、中、高三类重点家庭全息画像,实施针对性措施,再通过110社会联动平台和妇联及时沟通。”陈钟鸣介绍说,比如,将首次报警,经甄别确系实施家庭暴力但情节轻微的认定为低风险家庭,对施暴者予以批评、训诫、出具告诫书等;将重复报警三次以上的、现场出现刀具等利器且当事人有使用倾向的、家庭成员有敏感身份的、当事人拒绝妇联后续跟进服务的认定为中风险家庭,由出警民警现场处结后,由镇街妇女干部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24小时内进行第一次回访并创建

“一户一档”,基层基础管控平台同步下达指令,社区民警48小时内二次回访并更新“一户一档”,区社会联动指挥中心72小时内视情是否将其列入待化解模块进行定期循环走访,直至化解;将已出现严重施暴行为的家庭认定为高风险家庭,由区妇联牵头,会同镇街、公安进行专题会商,调解、处罚两种手段并用,对后果严重、情节恶劣的一律依法查办,构成犯罪的,一律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

一连几个星期,陈钟鸣都趴在办公桌前,“有几天做梦,想的都是各种案件和那些标签的字眼。”随着探索的深入,她越发意识到,仅仅通过现有数据的分析研判还不够。恰在那时,一起案件给她敲响了警钟。

织密反家暴防护网

2021年,杭州三墩发生一起家暴警情。“萝卜是切块好还是切丁好?”因为对做饭方法产生分歧,丈夫盛怒下和妻子发生肢体冲突。经过民警上门调处,两人的矛盾暂时消除。

没想到,一个月后,西湖区公安分局再次接到家暴警情,还是这对夫妻,事态则愈加升级。“我们事后了解到,因为丈夫生意受挫,又沉迷网络赌博,导致夫妻二人积怨已达数月,家庭琐事只是导火索。”陈钟鸣说,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暗藏着巨大的家暴隐患。

见山是山,见山非山。对长期从事信息情报工作的陈钟鸣而言,这些

细节值得抽丝剥茧。然而,面对民警,不少家暴当事双方常常三缄其口,避重就轻,这就导致陈钟鸣他们很难单纯根据警情和民警的信息反馈得到准确数据。“这些细节信息的收集反馈至关重要,必须加强和妇联及其他部门的联动。”在陈钟鸣的协调下,分局与西湖区紫薇花女性婚姻家庭服务中心达成共识,反家暴队伍再次壮大,“我们会定时在群里发布家暴警情,同时鼓励妇联或服务中心共享他们所掌握的情况,我们还会同妇联组织回访,并由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员对当事人开展心理疏导,实时反馈相关信息,从而实现对未结案件的实时追踪,挖掘并处置潜在风险点,防止家暴事态扩大。”

“只要案件尚未完全处结,我就会一直跟踪下去。”作为反家暴防护网背后的“织网人”,陈钟鸣始终在默默守护着女性权益。在她看来,平台中每段流程的办结,背后或许就是一个家庭的“雨过天晴”。截至目前,西湖区共联合处置家暴类警情2391起,走访297户重点家庭,建立“一户一档”1749份,打处11人,尚未发生一起因家暴引发的有影响案事件。伴随着陈钟鸣办公室里每一次键盘和鼠标的敲击,这张反家暴的防护网将更加牢固。

嘉兴市港航管理服务中心验船师沈煜 胆大心细的“船舶医生”

本报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吴婷竹

会议室的长桌上,平铺着A1纸大小的设计图,上面是船舶的主要参数以及驾驶甲板、主甲板等部位的平面图。这是一艘595总吨渔政船舶的所有船体图像,在一些重点位置,沈煜特地做了记号——这张图纸,她已经审阅了三天。

沈煜是嘉兴市港航管理服务中心的一名验船师,除了图纸审阅,她还需要对在建船只进行检验,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因此验船师又被称为“船舶医生”。船检处副处长廖正勇从事验船工作近20年,在他印象中这个行业少有女性,“造船就像造大楼,既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

沈煜是嘉兴市24名验船师中唯一的女性,近日记者跟随她进行了一次船舶检查。

验船是个细活

初春,嘉兴禾东船厂内已经有些闷热,弥漫着金属、油漆等混合味道,造船的师傅们焊着钢板、敲打着船身。由于全球疫情的复杂形势,此前部分积压的订单陆续开工,船厂内18艘船舶同时在建造,一派热火朝天。

沈煜背着书包,带着眼镜,换上灰色的连体防护服,沿着临时搭在船身外的铁梯爬上甲板,马尾辫在安全帽后面左右摇晃。“这是一艘还在建造的公务船,之前我已经来过两次,今天再对它进行检查。”

查验船舶是个细活,沈煜打着手电,逐一排查。“船只的各个焊接处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如果存在气泡或是细小的洞孔,在实际航行中就会十分危险。”沈煜说,如果船舶存在先天缺陷,很容易发生安全及污染事故,不仅会让几百万元的货物付诸东流,甚至可能危及船员生命安全,“所以一旦发现问题,就要及时和船厂沟通,不符合要求的地方立刻整改”。

嘉禾船厂的质检负责人徐通对沈煜印象很深。“她是负责我们船厂的验船师之一,来得特别勤,看得也特别细致,焊接上哪里需要注意或者哪个部位还需打磨,都会耐心和我们沟通。”徐通说,沈煜的笑容很有感染力,大大咧咧的性格也易于沟通。

验船是个累活

船只的甲板上布有椭圆形的洞,大小仅容一人通过,“我们一般称为‘人孔’,通过这些孔可以到达下面各

个舱室,每个舱室都要检查。”说着,沈煜沿着“人孔”一侧的垂直扶梯进到舱室。

舱室光线不足,在狭窄的临时施工道上行走很艰难,记者跟在沈煜身后,缓慢前进。突然,沈煜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记者正准备上前搀扶,她已经利索地爬了起来,“光顾着看上面,脚底滑了。”

“验船师也算是高危职业,正在建造的船舶有各种不明尖锐物体,我之所以穿得很厚就是为了避免受伤。”从业近6年,沈煜磕碰在所难免,有时回去才发现,自己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淤青。

沈煜说,相比于公务船,更复杂的是那些具有双层底的海船,“所谓双层底,就是位于船舶装货区和船底之间的一个密闭空间,基本上只有检查人员才会进入。双层底一般高度不足1米,人进入后身体无法直立,只能蹲着或者匍匐前行,高温下,进入这样密不透风的双层底,很不好受。”

什么都踉得过去

一趟走下来,记者已是精疲力尽,身上沾满了铁屑和灰尘。看到记者狼狈的样子,沈煜笑了,“今天这艘船不



算大的,像一些总吨大的海船,高度相当于十几层的楼房,检查下来需要大半天,强度比今天大多了。”

摘下安全帽,沈煜的头发因汗水黏答答地贴在头上。沈煜说,夏天里,很多男性验船师验完船,工作服全部湿透,“但我有个优势,不爱出汗。”她乐呵呵地补充道,工作期间,她也很少化妆。

尽管炎热,但验船师的脚上一定会穿一双安全鞋,鞋子前端有块U型的硬质钢板,很笨重,却能有效保护脚面,避免受到重物撞击。沈煜说,从事这个职业后,她就告别了高跟鞋,指甲也不留长了,“铁屑或灰尘进到指甲缝中很难清洗的。”平常,沈煜要研究图纸,闲暇时间并不多,“选择这个工作意味着你需要放弃很多,但只要想到船只能够顺利远航,就有种满满的获得感。”

沈煜坦言,因为性别的原因,自己也遭遇过体力、技术上的困难,“刚开始我会想着把难题放放,但现在,我选择马上去挑战它。因为,女人是水做的,什么都踉得过去”。